

漳州方言

童谣选释

闽南文化研究丛书

◎ 张嘉星 著



语文出版社

漳州方言 童谣选释

闽南文化研究丛书

◎ 张嘉星 著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漳州方言童谣选释/张嘉星编著.-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7

ISBN 7-80184-672-9/H·59

I. 漳… II. 张… III. ①闽语-方言研究-漳州市②儿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H177②I28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884 号

漳州方言童谣选释

张嘉星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890 毫米×1240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395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所
闽南文化研究丛书

主 编：林继中

副主编：青禾

《漳州方言童谣选释》

著 者：张嘉星

一、漳州的地理地貌与辖区

漳州位于东经 117 ~ 118 度和北纬 23.6 ~ 25 度之间，临近北回归线，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21℃，无霜期在 330 天以上。全区面积 12607 平方公里，山青水秀，碧海蓝天，土壤肥沃。植被以亚热带植物种类占优势，有沙撈、银杏、水杉、水松、三尖杉等珍稀植物品种，全境“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尽长春之景”，是重要的农业产区，福建省的“乌克兰”。

漳州市区设在芗城区，下辖二区、一市、八县，即芗城区、龙文区，龙海市，长泰县、华安县、南靖县、平和县、漳浦县、云霄县、东山县、诏安县，总人口 450 万，其中客家人约 45 万，分布在诏安、云霄、平和、南靖和华安五县山区，大部分兼通闽南话；畲族 5.05 万人，主要分布在龙海市的隆教和漳浦县的湖西、赤岭等 3 个民族乡；高山族 56 户 288 人，主要居住在华安县，是大陆高山族人口最多的地区。

漳州是福建省最南端的地级市，介于厦门和汕头两个经济特区之间，同厦门、泉州并称“闽南金三角”，北承福、兴、泉，西引龙、汀，南界与广东省汕头市饶平县比邻，东南滨海，涵抱厦门市而与台湾省隔海相望。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多山丘，平和县大芹山海拔 1544.8 米，为漳州最高峰。发源于博平岭山脉和戴云山脉的九龙江全长 1923 公里，是福建的第二大河，也是闽南人的母亲河，穿过三明、龙岩、泉州、漳州、厦门 5 个地市 18 个县区；干流西溪和北溪在龙文区合流，于厦门港、漳州港之间注入台湾海峡。九龙江全流域面积 14741 平方公里，下游经亿万年江水冲积形成的漳州平原面积 560 平方公里，是福建省第一大平原。

漳州的海岸线 680 多公里，海域面积 1.86 万平方公里，广阔

的海滩生长着红树林，海上捕捞业、海滩养殖业发达。漳州南部罗列着龙海、漳浦、云霄、诏安、东山五个沿海市县。漳州港与厦门港拥有同一个海湾，同厦门港、泉州港、福州港并称福建四大港口；明清时期，漳州月港是我国著名的外贸商港，现在的漳州港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和首批对台定点直航试点港口。东山县是福建的第二大岛，国家一类口岸，漳浦县古雷港列为我国八大天然良港。

漳州水资源充裕，九龙江水是漳州为厦门市供水的主要水力资源。各市县水电资源丰富供应足，建于龙海市的后石电厂是福建省的重要电力基地，全国最大的台资项目之一。城乡电信发达，海陆空交通便利，市区到厦门机场仅 40 多公里，南部诏安、东山、云霄三县到汕头机场的车程在 1 小时上下。陆路自古是福建通往粤、琼、赣的重要通道，1949 年以来有了长足发展，厦漳、漳诏、漳龙 3 条高速公路串连闽、粤、赣；从漳州往省会福州，跨省往汕头，车程约 3 个半小时，324、319 线国道同省道、县道及乡间公路，织就了总里程达 10396 公里的公路交通网；鹰厦铁路穿越漳州，从北境出省，为本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连接闽西推进本省山海协作，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漳州的历史沿革与漳州文化

漳州地处闽、粤、赣边界，唐代以前属于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

漳州是福建省重要的侨乡和台胞主要祖籍地，有外籍华人、华侨 70 多万人；台湾现有人口中，祖籍漳州者和“漳州客”近半，每年寻根谒祖、访亲问友的台胞、侨胞四时不断。

（一）建州前简史

漳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据市北郊莲池山、竹林山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四万年前，漳州就有先民生息，新石器时代，先民的踪迹遍布山区和沿海。在一万年至三万年前，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谷地生活着晚期智人，从东山陆桥向台湾迁徙，

成为台湾的早期人类。漳州虎林山商周文化遗址属浮滨文化，产生于粤东和闽南境内，文物中有几何纹硬陶；华安县境内的九龙江北溪支流汰内溪仙字潭边崖壁上，刻有一些亦字亦画的图案，至今无法弄清是哪个年代哪个民族的岩画或初始文字。这都是一种明显不同于中原商周文化的少数民族土著文化。

漳州在夏朝属“三苗”，商代属扬州，西周属闽，是上古少数民族。据史学家考察，古闽人的居住地在以蛇为图腾的现福建省全境及今浙南温、台、处三府和赣南、粤东潮、梅一带。春秋战国时期，漳州属百越，战国后期越灭吴、楚灭越，亡越王族率众南下，与闽族融合为闽越人，成为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封建制，于冶县（今福州）设闽中郡，封越人的后裔闽越王无诸为郡长，福建地区首次进入中国的版图，在闽粤通道盘陀岭（在今漳浦县之梁山）设蒲葵关。始皇卅三年（公元前214），秦平南越，建南海郡（郡治在番禺，即今广州市），置揭阳县，漳州梁山盘陀岭以南属之。明年再灭闽越国，迁其贵族于江、淮间，一部分底层人民逃遁山林，繁衍后代，有的同零星来闽的汉人结合，成为当地土著的祖先。秦灭汉兴，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在闽中郡故地建立闽越国，定都东冶（今福州），实行“以闽治闽”的自治方略，漳北属之。虽此后朝代更迭，封地和地名更变，但漳州以今漳浦县梁山为界分属闽粤两省的基本格局不变。三国时期，东吴五次出兵平闽，于永安三年（260）设立建安郡（在今建瓯），汉族移民逐渐南下福建大部分地区，人口和文化南北大融合，该期漳州人口稀少，属建安郡东安县，晋太康三年（282）属晋安郡（州治在原丰县，今福州）晋安县（今南安县）。东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55），粤境分南海郡地立东官郡（在今广东省潮州市），置绥安县（在今漳浦县），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属之，安帝时期（397~418）改隶义安郡（今汕头市潮阳县东北）；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漳北置兰水县（在今南靖县靖城镇），天监六年（507年，一作大同六年，即540年），析晋安县地（今九龙江北溪下游及滨

海地区)置龙溪县,县治在今龙海市颜厝镇古县村,辖地至闽西一带,两县都属南安郡,绥安仍越过粤境,隶义安郡。隋开皇十二年(592),并绥安(含今广东潮州一带)、兰水二县入龙溪县,隶泉州(今福州),漳州境域南北合一,结束了分属闽粤的局面。当时漳州的人口仍以土著为主,汉文化尚未成为主导文化。

(二) 开漳史及其地理范围

漳州因远离汉人下闽粤的闽北山路、闽东海路和岭南山路三条路线,汉人到来最迟。但福建真正建立文明史,始自漳州。陈支平教授指出,至隋末唐初,陆续从闽东北和岭南粤东迁来的中原移民来到漳州,当地土著民族也随之从岭南涌入漳州,“在这一区域的早期开发中,汉族移民与土著居民、‘蛮獠’居民有较多的接触,从而也产生了许多矛盾……唐初,矛盾激发,爆发了所谓的‘蛮獠’的‘啸乱’。”^①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朝廷派曾镇府领诸卫将军衔,由中原率部“平獠”,因曾镇府年老力衰,无力平乱,百姓力求朝廷另派有威望者靖边。总章二年(669),朝廷委派中州颍川人玉钤卫左郎将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率军将123员府兵3600多人南下,由粤东入闽,来到这“地极七闽,境连百粤”,“背山面海,旧为蛇豕之区”(陈元光《请建州县表》)。这里地广人稀,犀象出没,住民为“蛮獠”(畲族先民,笔者注),他们“椎髻卉裳”,以狩猎为生,兼种黍稷,过着刀耕火播的原始生活,却也“南薰阜物华,南獠俨庭实。野味散芳芬,海涓参茂密。”^②

陈政到漳伊始,即熟悉地形,“相视山原,开屯建堡,靖寇患于炎荒,奠皇恩于绝域”^③,恪尽职守。因平乱寡不敌众,朝廷增派陈政的兄弟陈敏、陈敷奉母魏敬带领固始籍58姓军校及府兵3000余员驰援赴闽。凤仪二年(677),陈政病故,子元光奉诏代父为将,三年内,率轻骑潜入潮州袭蛮营,杀苗自成、雷万兴二

① 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页27,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② 陈元光《南獠纳款》,《颍川开漳族谱》附陈元光《龙湖集》。

③ 《漳浦县志》卷17《艺文志》。

蛮酋，“俘获万记”，潮州克复，扫平“潮寇”、“蛮獠”三十六番寨。永隆二年（681）回师绥安，在梁山盘陀岭击败“蛮獠”主力，几经征战，拓地千里，中原子弟兵屯垦落籍，闽粤地“蛮獠啸乱”终于告平。

为了安定地方，陈元光上疏朝廷，请在泉（今福州）潮（潮州）之间增设一州，垂拱二年（686）获准，析龙溪县南鄙，于故绥安县地改置漳浦县、设漳州，陈元光任首任刺史，属岭南道，辖漳浦、怀恩（今云霄县、诏安县、东山县一带）二县，成为福建省第一个建立起以汉族官民为主导，接受中央统一管理的地方政府。建州之后，陈元光采用“立行台于四境，四时亲自巡邏，命将分戍”的办法戍守海疆，管辖地的“四境”“一在泉之游仙乡松州堡，上游至苦草镇（今龙岩）；一在漳之安仁乡南诏堡，下游至潮之揭阳县；一在长乐里佛潭堡，至沙澳里太武山而止；一在新安里大峰山卢溪堡，上游至太平镇而止”，另在要口设三十六堡，实行屯田政策，寓兵于农，“平居则狩搜，有役则战守，且耕且战，以教以养”^①，军队成为推广汉民族先进生产方式的生力军。“于是，北至泉州（今福州）、兴化，南逾潮州、惠州，西抵汀州、赣州，东接沿海各岛屿，均为陈元光部属的守戍地和开发地。”（同上）在民族事务上，陈元光“宣威雄剑鼓，导化动琴樽”^②，采用怀柔政策，山民被其感化来归者无数，逐渐接受了汉文化。

陈元光父子四代进漳守漳，对汉民族开发闽粤边区作出了巨大贡献，被尊为“开漳圣王”。

漳州的开郡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的社会发展，唐开元廿一年（733）设“福建经略使”，八闽始称福建；开元廿四年（736年），析龙溪县西鄙置汀洲；越五年（741），怀恩并入漳浦县，另划泉州龙溪县割属漳州，此后隶属不变。这是漳州建州后首次扩大辖地。大历十二年（777），汀州龙岩县来属漳州，漳州共辖

① 光绪本《漳州府志》卷22《兵纪》。

② 《太母魏氏半径题石》诗，《颍川开漳族谱》附陈元光《龙湖集》。

漳浦、龙溪、龙岩三县，是建州后第二次扩大辖地。贞元二年（786），州治迁往龙溪（今漳州市芗城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析泉州长泰县来属，为建州后第三次扩大辖地。元明两代，先后增设南胜（后改名南靖）、漳平、平和、诏安、海澄、宁洋六县。清雍正十二年（1734），龙岩县升为直隶州，漳州划出漳平、宁洋二县归之；嘉庆三年（1798）置云霄厅；民国元年（1912）从诏安析出云霄、青澳地，与广东省饶平县划出的深澳、隆澳合置南澳县，归属广东省，隔年（1913）置东山、华安二县。1949年9月漳州解放，计辖龙溪、海澄、长泰、华安、南靖、平和、漳浦、云霄、诏安、东山10个县。1955年3月，漳州市改名龙溪专区；1960年8月，龙溪县和海澄县并为龙海县，1970年9月，漳州改为龙溪地区，1985年5月撤销龙溪地区，成立省辖地级漳州市，原漳州市改为芗城区。1993年龙海撤县设市，1996年漳州市增设龙文区。总之，在漳州建州初期所立“四境”，现在大抵都通闽南话；漳州的州治时有更改，辖境代有更迭，但总体上是在初期“四境”的范围内和今属漳州市的区域内分、并、增、减。

陈政父子的靖边具有军事移民的性质：陈氏父子兄弟先后带来中原府兵7000多人，另有随军家属若干，他们多是光州固始人，既在漳州建立地方政府，又分四境群居各地，有利于中原语言的保存与传播。陈氏及其随员和将士来闽海粤东的军佐及家属计约90姓，大多是中州同乡，绝大多数落籍漳、潮、泉，有的“五十八姓交为婚”，有的“男生女长通蕃息”^①，与原住民通婚，据说陈元光的第一夫人种氏就是“蛮獠”女。经过这样的南北民族融合后，漳州边防稳定，民以为生。陈元光的部将丁儒（？～710）《归闲诗二十韵》诗有云：

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

烽火无传警，江山已净尘。

① 《陈将军侯夜行师七唱》，同上。

天开一岁暖，花发四时春。
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

.....
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
追随情语好，问馈几时频。

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白石丁氏古谱》）

可见当时蛮汉友善往来，相安无事，人民安居乐业，“看来不管是老泉州还是新漳州，不论是久居的土著还是新来的移民，不论是幕臣还是村黎，大家都十分融洽。”^① 有力地在福建及粤东一带确立起以中原将士带来的中原语言文化为主导的核心地位。今天的漳州—闽南话大致就是在那个时候“定型”的。唐光启元年（885），光州王潮、王审知兄弟又一次率义军入闽，先后攻陷汀州、漳州，次年取泉州，任刺史。唐景福二年（893年）攻入福州，据有泉、漳、福、汀、建五州之地。唐末，朝廷任王审知为福建观察使，后梁初封为闽王，巩固了闽方言的传播。

三、漳州文化及其传播

闽南方言是汉语方言中古老而又富有特色的超省界、跨国界的方言。漳州话属于汉语闽方言的闽南次方言之漳州小片，俗称漳州音或漳州腔。这个小片的核心部分为芗城区和龙文区，人口40万，口音相同。漳州片方言内部特征较为一致，市郊各乡同市区口音差异极小，下属各县市中，东南边龙海市、北边华安、长泰和西边南靖三县，口音同漳州话相近，西部的平和县与漳南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四县同市区口音差别较大，方言各具特色。就方言地理位置来说，漳州处在闽南方言区的核心地带，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较小：东面紧邻泉州话区，将莆仙话、闽东话隔开；北面的龙岩、漳平话区，为漳州竖起间隔客话的天然屏障；西面是潮汕、雷州、海南等广袤的闽南话区；漳州九龙江的入海口通

① 李如龙《福建方言》，页28，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往南海，在明代月港兴盛期，将漳州话辐射到广大南洋群岛闽南话区；漳州东南方涵厦门话区而俯瞰台湾闽南话区。可想而知，漳州话在闽南方言中有着无以替代的地位，厦门话、台湾话、南洋“福建话”都受漳州话影响，潮汕话、雷州话、海南话里也有漳州话的踪影。

漳州话至今仍保留了一部分原少数民族闽越人语言的“土音”成分，也保留了零星入闽的汉人带来的早期汉语，然而占主导地位的，却是中州将士带来的中世纪中原“唐音”，因与普通话差距较大，人称“南蛮鸩舌”，学术界则盛称其为语言“活化石”。

（一）闽越底层语

古代百越民族分布很广，《周礼·夏官·职方氏》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郑玄注：“闽，蛮之别也。”《国语》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国数也。”又云：“闽，蛮矣。”这就是说，“蛮”为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闽”则是“蛮”中的民族专称，即以蛇为图腾的民族。

古越语和古汉语差异很大，成书于东汉初年的《越绝书》说越人有自己的语言，与古吴语比较接近。关于古闽越人的“土音”，都说早期汉人的到来使古闽越人外徙，成为侗台族的祖先，但仍有闽越人留在闽地同汉人融合，他们的语言——古闽越语成分，有些保留在现代闽语里，成为其底层，这就是八闽各地的许多难以用汉字记录的词语。例如李如龙教授所举^①：

土里土气，漳州话叫“土伦”[thɔ³som¹]，与今壮族人自称壮家人的[pou⁴lu:ŋ³]读音相近；

傻[ɡɔŋ⁶]，闽南人多写为“戇”，和龙州壮语[ŋu:ŋ⁶]、武鸣壮语[ŋoŋ⁵]音同义合；

招手，漳州话叫[ia⁷]手，和龙州壮语[lu:t⁸]、八坎布依族[vit⁸]音近义同；

^① 同上，页18~24；李如龙《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第38届国际汉藏语言学研讨会会议论文，2005年，厦门大学主办。

扔，漳州话叫 [hiat⁷]，没字可写，和龙州壮语 [vit⁷]、西双版纳傣语 [fet⁸] 音近义同；

漳州的随意擦拭义说 [ut⁸]，无字，今武鸣壮语和羊场布依语与漳州话音同义合；

用手捋去物体里的粘液和水份，漳州叫 [lut⁸]，武鸣壮语和水族语音义同此；

滑落、掉下来，漳州话叫做 [lut⁷] 去、~落来，龙州壮语作 [lut⁷]，武鸣壮语作 [lot⁷]，西双版纳傣语和闽南方言同音同义；

漳州表次数的量词 [pai³]，壮语、布依语音义同此。

有些来自上古少数民族语言的词语即使勉强写出汉字，字面也和音义不合，或不知所云，如龙海县的畲乡“隆教”音 [lā²kah⁷]，字面何义不详；另一地名“流会” [lā²pue⁶]，可是照字面读却应是 [lau²hue⁶]。这些应是少数民族语言在地名中保留的痕迹，其中“隆”“流”应是两广壮族通用地理译名“拿” (nà)，如当地拿龙、拿桐、拿楼、拿陈、拿岭、拿楠、拿堪等地名，和“隆”“流”同音。

(二) 古楚语、吴语

春秋时期的楚国为“五霸”之一，盛巫好祠，乐舞发达，民俗与周国异。漳州方言中的古楚语是随着三国东吴开发闽地带来的：

【奶】《广韵·荠韵》：“奶，楚人呼母，奴礼切。”今福州和漳州都称母亲为“娘奶”，俗作“娘礼”。

【颌】《方言》卷十载：“颌颐，颌也，南楚谓之颌。”现在闽南人仍作如是说，音 [am⁶]，指脖子。

【箬】《说文·竹部》释：“楚谓竹皮曰箬。”《玉篇·竹部》：“箬，竹大叶。”现漳州音为 [hioh⁸]，泛指植物的叶片。

【潭】《一切经音义》卷三六云：“南楚之人谓深水曰潭。”今漳州人仍把池塘叫作“潭仔”。

吴在苏南和浙北及淮河流域，古称“江东”，三国东吴的辖地

达到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吴语以香粳著称，由东吴开发福建时带到漳州，例如：

【藻】《尔雅·释草》“萍”字郭璞注：“水中浮萍，江东谓之藻，藻音瓢。”现闽南、闽东、闽北方言的浮萍都叫“藻”[phio²]，和“瓢”同音。

【鲑】《广韵·佳韵》户佳切，注：“鱼名，出《吴志》。”《集韵·佳韵》注：“鲑，吴人谓鱼菜总称。”现吴地已经没有这一说法，但漳州对各种腌制的小杂鱼及咸蛤、咸蟹、咸贝等，仍统称为“咸鱼仔鲑”[kiam²hi²a kue²]。

【敦】《尔雅·释丘》郭璞注：“今江东呼地高者为敦。”后衍形为“墩”，今闽台仍称小土堆为“墩”，漳州附近有地名诗墩、上墩等，应用于军事上的烽火台之“烟墩”亦此义，有的积淀为地名。

有的看似汉语词汇的，细致追究，仍可能是古代少数民族语汇。例如：

【依】漳州方言口语“人”[laŋ²]，指人，也用作第一人称。《玉篇·人部》称：“依，吴人称我是也。”《六书故·人一》注：“依，吴人谓人‘依’。”都和漳州方言用法相同。根据潘悟云、陈忠敏的判断，它“是古代广泛分布于江南的方言词，既有‘人’义，也用来自称。在现代的吴、闽、徽、粤诸方言中还有它的分布”，“依可能是古百越民族语词，意义为族称和自称。古代百越人在接受汉语的同时，把他们自己语言中用于族称和自称的nong保留下来，成了这些方言中‘人’义和第一人称的方言词。”^①

【骹】《说文》“胫也，从骨交声。”闽音[kha¹]，是常用且构词能力极强的核心词，壮语音ka¹/kha¹，黎语ha¹，傣语、水语读音相近。李如龙教授指出，“脚”在古今汉语里普遍用“足”和“脚”，如果“骹”“是上古汉语传下来的，何以用例极少，而

① 潘悟云、陈忠敏《释“依”》，《中国语言学报》第23卷。

那么多南方民族却‘不约而同’地借用它?”并认为“‘骹’这个说法若不是汉台语的同源词,便是闽语向壮侗语借用的底层词。”^①

闽南方言在保留古代少数民族语汇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词语带入畲语,据游文良调查,当代各地畲语闽南方言借词有:歹天(阴天),做旱(旱灾),掣屎星(流星),作大水(洪水),时节(时候),大官、大家(公公、婆婆),孙仔(侄),头家(老板),大肚(怀孕),师仔(徒弟),跷佢(驼背),哑口(哑巴),头壳(脑袋),心肝头(胸口),嘴须(胡须),嘴皮(嘴唇),下颏(下巴),倒手(左手),手骨(胳膊),𠵹(饿),骨力(勤劳),着力(累),清气(干净),嗔(吹),覘(躲藏),记数(记帐),蚀本(亏本),超治(故意),相骂(吵架),𩇛赴(来不及)、会赴(来得及),什乜(什么),屎畧(厕所),棉裘(棉衣),鞋拖(拖鞋),汤匙(调羹),物件(东西),尾蝶(蝴蝶),鹄黄鸟(猫头鹰),金瓜(南瓜),茶米(茶叶),番姜、荳椒(辣椒),菜头(萝卜),葱藕(荸荠),糜(粥),树栽(树苗),番葛(白薯),蕹菜(空心菜),油麻(芝麻),瓿(茶杯)等^②,都属于基本词汇、生活用语。这表明南下汉民与畲族先民的文化交融是较为平等的。

(三) 古汉语“活化石”

在现代汉语各方言里,漳州方言最多地保留了唐代和唐以前的中原人带来的古代汉语的风貌,明显地表现出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历史层次,在语言学界有“唐音”之美誉。

1. 语 音

漳州方言语音既有秦汉上古音的残余,也有隋唐古韵,如没有翘舌声母[tʂ] [tʂʰ] [ʂ] [ʐ],如:猪[tʰi],陈[tan],山[san],符合古人对上古汉语“古无舌上”的描述;唇齿声母[f]

① 李如龙《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第38届国际汉藏语言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厦门大学主办。

② 游文良《畲族语言》,页602~61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v] 多读 [h] [p], 如: 飞 [pue], 分, 白读 [pun], 文读 [hun], 此即古音韵学家说的“古无轻唇音”; 隋唐中古音的保留如: 接 [tsiap], 节 [tsiat], 席 [sik], 沉 [tim] 等。漳州方言完整保留了 [-m] [-n] [-ŋ] 三套鼻音韵尾, 以及中古汉语 [-p] [-t] [-k] 三套入声韵尾及喉塞韵尾 [-h], 还有历代语音变异, 如: 石 [tsiah] 等。普通话 [tɕ] [tɕʰ] [ɕ] 声母, 在漳州方言里多读 [g] [k] [h]; 韵母缺少撮口呼。这些都属于不同历史层次的古代汉语语音特征。

2. 词 汇

漳州方言有相当一部分常用词来自古代汉语, 本书中的词语如:

【汝】是闽语的第二人称词, 与“女”同音, 是上古汉语说法保留至今;

【晡】《广韵》: “晡, 申时。”指下午3点到5点, 现普通话不用了, 可在闽南方言里却是常用词, 词义有所扩大, “一晡”即半天, “顶晡、下晡”分别指上午和下午;

【牢】《说文》: “养牛马圈也。”此义普通话已经消失, 但漳州仍把圈养家畜家禽的地方叫做“牢”, 如“鸡牢仔、鸭牢、牛牢、猪牢仔”等;

【鼎】为古代一种烹饪器具, 中原汉人南下时将这个上古词语带到福建, 现闽台两地凡炒菜用的铁锅都叫“鼎”;

【石】是古量词、十斗, 见童谣“三石一鼎煮”。

至如古代汉语双音词, 如本书中的【新妇】【外家】【洗浴】【参详】等等, 不胜枚举(参看下文), 有兴趣者, 请详阅林宝卿《闽南方言古汉语同源词典》。

3. 语 法

漳州方言的语法也有古代汉语的面貌, 如公鸡、母鸡、公猪、母猪说成“鸡角、鸡母、猪哥、猪母”, 语素的排列次序与普通话正好相反, 这种被修饰成分在前, 修饰限制成分在后的同词异序, 符合汉藏语系多数语言的词序, 可能是远古汉语语序的残余。漳

州童谣中的上古汉语的语法特点，如“饲新妇仔孝大家”，“孝”是使动用法，“近厝灯幽幽”的“近”和“恁兜劈新妇”的“劈”，是形容词用如动词，“请你来鼻香”中的“鼻”，“艮神箠佻冒”中的“箠”，是名词用如动词，都反映了先秦汉语的特点；虚词里的“乎哉”、“佳哉”是表示惊诧的古叹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四）漳州民间文化

漳州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开漳初始便在北郊松州堡创建了松州书院。陈政《示珣》诗云：

恩銜枫陞渥，策向桂渊弘。

载笔沿儒习，持弓纘祖风。

祛灾剿猛虎，溥德翊飞龙。

日阅书开士，星言驾劝农。

勤劳思命重，戏谑逐时空。

百粤雾纷满，诸戎泽普通。

这是福建境内设立的第一个书院，也是全国最早的书院之一，在边鄙之地传承着中原文化。此后，陈向、周匡业分别举唐天册万岁元年（695）、贞元八年（792）明经，周匡物、戴归德、戴添应、周汉杰等亦先后登进士第。宋代兴办书院成为漳州的社会风气，理学家朱熹知漳，崇儒重教兴学，“每旬之二日，必领属官下州学，视诸生，讲《小学》，为其正义；六日下县学亦如之”；朱熹的得意门生、理学家陈淳（1159～1223）关心儿童教育，特意辑出先哲有关人伦品德修养的论述，编为三字韵语《经学启蒙》，让漳州学童反复习诵，影响深广，文风日炽，科举层出不穷，渐有“海滨邹鲁”之美称，历代名人荟萃。明末黄道周于东山、漳浦明诚堂和北山墓庐、漳州紫阳学堂讲学。清初出现了以谢琯樵、沈古松、汪志周为代表的“诏安画派”，当代有蜚声中外的林语堂（1895～1976）等大文学家，我国现代天体物理学、天文哲学、天文教育的开创者与奠基人戴文赛（1911～1979），海洋生物学、传学家专家方宗熙（1912～1985）等，都是漳州文化熏陶出的文化名人。如今松州书院犹在，诉说着陈珣办学的故事；